

寒斋插架，有《戊心斋吟稿》一帙，乃乡贤戊心斋主蒋成忠先生所著。展卷细读，蒋君于旧体诗词创作之苦心孤诣，跃然纸上，令人深有感触。

刘勰《文心雕龙》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生天地之间，心物相接，感受烦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借助于辞采、意象以感发读者，使其能得相同之感受，如饮醇醪，如嚼橄榄，味之无穷，不觉自醉，是之谓诗。诗人之情，首贵真挚，其体悟万象，大至国计民生，小至一草一木，苟有真情，即成佳作，否则浮词假象而已。一己之思，及发为歌诗、铸为意象，则如隋珠和璧，辉映千载，引人发亘古之幽情，骋百代之遐思。此即诗之生命体悟，蒋君可谓善悟此！

观其集中所作，大抵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有叙夫妇父子兄弟及祖孙间之浓厚亲情，如“孙钓鱼鲜满篓归，爷爷乐得笑声飞”（《孙儿钓趣》），“雪飞三九苦风凄，正是娘亲诀别时”（《哭娘亲》），“相忆幼时意重，失亲湖北飘萍。离多聚少苦伶仃，难舍深情”（《画堂春·至亲》），诸作皆从肺腑流出，语言质朴，沉厚动人。亦有叙游览心得及自然观感，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春秋代序，摇荡性灵，加以吾乡高邮烟霞胜景，风光独绝，才人辈出，题咏甚富。何处不触人诗情？“邮驿风尘路几千，长堤远水柳含烟”（《孟城驿》），“龙图世泽风流士，淮海家声婉约词”（《访秦观故

薛家庄（老话称作薛嘎园子）不大，只有六十来户人家。庄里的姓氏有八个，其中乔、李、吴三家单门独户，而张、薛、陈、郑、周五家为大户，人丁兴旺，尤以张氏人口最多。小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薛家庄不叫张家庄？长辈们解释说，最初庄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有一个姓薛的财主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看上这块地，举家迁徙到这儿安家落户！当然他也吸纳了一些其他姓氏的人过来为他打工，时间长了，他们与财主比邻而居，后来索性就在这生儿育女，安居乐业了。为了感谢薛姓财主的大恩大德，人们就将这称为薛家庄了！

薛家庄位置偏僻，与其它村的经济条件相比，最穷。这倒不是我们庄上人懒惰，实际上经过多少代人的繁衍生息，庄上的人口数量急剧上升，而赖以生存的农业耕种面积一点点都没扩大，加上地里也没什么油，总是长不出什么庄稼来。僧多粥少，不穷才怪呢！

远看薛家庄，土地庙前旗杆上的红旗迎风招展，似乎敞开胸怀迎接四方来客。庄上有两处土地庙，分别位于庄的正南、正东方向。它是由各家各户集资捐助建成，也是我们庄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每逢庄上有人家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及重大民俗节日，都要在这里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庄子四周全是水，小河将其全部包围着，且绿树环抱，俨然是一座置身于世外桃源的小岛。鸡犬在其间鸣叫，炊烟在这里升起，还有我们欢快的笑声在天空中久久飘荡着。青瓦红砖隐约在翠绿的树丛中。这就是我们儿时快乐的家园。大人们相互见面，都会彼此问候：“你吃过啦？”就这么简单的一句问候，却能瞬间拉近大家的距离，仿佛生活的压力一下子轻松很多！

最幸福的还是我们小孩子，捉迷藏、掏鸟蛋、抽陀螺、打水仗……如果说童年是无忧无虑的，那不是真话！至少我还有烦恼。庄上树很多，但能结果的只有邻居老鼠家（他属鼠，庄上人一般随属性这样叫他）的一棵梨树。我和孝兵、小亮、老虎、恒牛、恒贵、小红等一帮小伙伴天天盼望着梨树早日开花，结果。大家在梨树下，边唱歌、边玩耍，女孩们则在旁边跳绳。热闹劲甬提多高了！盼星星、盼月亮，梨树开完花后终于结果啦。刚结到鸡蛋点大，我们就禁不住果实的诱惑，于是趁老鼠离家时，就开始行动了。梨树长得高，用芦竹敲打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发明了用砖头击打梨子的方法。这可是技术活。力气大击中了，可梨开花了，不能吃；打偏了，浪费时间浪费砖头。我个头高有巧劲，这活自然落到我身上。我当仁不让，“嗖嗖”拍砖而去，梨子应声而落。伙伴们欢呼着奔过去捡梨，脸上都笑开了花。我成为了小伙伴们心中的大英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正沉湎于自我陶醉中，突然晴空一声霹雳——老鼠回来了！他的怒吼声惊得我们作鸟兽散，逃得无影无踪。

老家河网纵横、水路发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非常适合渔业养殖和家禽饲养。每年暑假，我的父母就早早地到镇上买回一

游周庄

□ 张永锋

走进周庄，小桥、流水、人家，便映入眼帘。小镇内小桥众多，有的呈圆拱形，有的呈长方形，有的桥的栏杆上还有狮子雕像。小镇河道密布，码头随处可见，两岸杂植着垂柳以及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长长的柳条如娇羞少女的秀发，树影倒映在水中，微风吹过，风移影动。镇内的建筑多为两层小楼，依河而建，粉墙黛瓦，便于居民洗衣、做饭、出行，有时能看见临河人家晒的衣服，小镇生活显得宁静而又悠闲。小镇随处可见到船娘撑着乌篷船穿行于河道中，穿过座座古桥，游人悠然地坐在船内，一边喝着阿婆茶，吃着糕点，一边欣赏着小桥、流水、人家，静静地享受着水乡的古朴、宁静，有时船娘还会哼唱着船歌，更给水乡增添了无穷的趣

味。但是摇船的人多为中老年妇女、男子，总觉得少了点灵气，若是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岂不是更有水乡的韵味？

漫步小镇，渐渐感觉到周庄既具水乡的秀气，又有江南的古韵。镇内的沈厅、张厅、澄虚道院、全福讲寺、双桥、富安桥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庄的古韵不仅仅体现在古色古香的建筑，还在于浓厚的文化底蕴。西晋文学家张翰，唐代诗人刘禹锡、陆龟蒙等人都曾到过周庄，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也曾相聚周庄饮酒赋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可胜数。其实，游览名胜古迹，除了要看它的外表，更重要的是看它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它们的灵魂。

镇内商铺林立，有卖各种美食的，也有卖各种传统工艺品的，还有卖书画作品的，等等，商业气息浓厚，游人如织，人声嘈杂，把小镇的古韵冲淡了许多。

些苗鸭交给我放养，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数量逐渐增多。为此，我成了远近闻名的“鸭司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自己挣钱自己用，鸭子养肥了兑换来的钱正好充当我下一年度的学费。养鸭不累，但要耐得住寂寞。远离了伙伴，我走向了田野、漂泊在河面上，整天与鸭为伴。百无聊赖，我常带着鱼杆一边钓鱼，一边放鸭。鸭子是流动地吃食，哪里有可口的的美食，它们就追逐到哪里，全然不顾主人钓鱼的兴趣。我也常常闹饥，太专注于钓鱼了，鸭子却悄没声息地失踪了。我四处寻觅，一无所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只能失魂落魄地奔回家请求紧急支援。一家人马上全部出动，连我白发苍苍的奶奶也颤颤微微地加入到寻鸭的队伍中。

一年中孩子最合情合理的放纵还是腊月廿四。那天被乡人称为“祭灶日”。晚上家家户户都做糯米饭（小时候晚餐大都吃稀饭），妇人们用两只饭碗为模具制作糯米饭团，饭团顶端用一只红枣加以点缀，黑白相间，煞是好看。同时带上点燃的香、蜡烛到自家厨房供奉灶神，祈盼来年薪火兴旺、丰衣足食。这天晚上孩子们玩火，大人不但不会责备，还有怂恿之意。我们带上大人们扎好的火把（条件好的人家还蘸上柴油），三五成群地跑到打谷场上集合。随着一阵阵欢呼声我们边点燃火把边奔向远方，后面的又陆续引燃跟上，汇聚成火龙，甚至与邻村的会师，场面煞是壮观！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我们迎来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一大早，我们就穿着崭新的衣服和母亲做的布鞋争先恐后地向长辈们拜年请安，祝他们精神力壮、长命百岁！长辈们眉开眼笑，向孩子们分发糖果并一个劲地点头说：好、好、好，也祝你们学习进步、早日成才！在甜蜜的祝福声中大家若有所悟，我们都长大了，天真无邪的童年正悄悄与我们渐行渐远。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学毕业后，我离开家乡一度四处漂泊。薛家庄的往事成为我心中甜蜜的回忆，那段经历也是我成长中不竭的动力。苦尽甘来，我在省城慢慢站稳了脚跟，购房、成家、生子、立业，逐步完成了人生的几件大事。可稍不留神，十六年已飘然而过！其间薛家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摘掉了穷帽子，过上了长辈们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宅》），及“栖鹭伞，卧蛙盆，蜻蜓款款恋香苑。横桥本是瑶池境，直到而今未染尘”（《鸕鶿天·横桥荷花荡》），皆

景语，亦是情语。遗踪名胜发为浩叹，湖光山色赋予生趣。历史自然与心灵融合无间。另有肝肠似火、嫉恶如仇的讽谏诗，揭露社会弊端。如：“得意忘形思逆水，贪婪载满祸临头”（《戒贪》），“长虹折射苍生泪，县宰红袍换紫袍”（《高邮运河二桥落成有感》）及“搜三爪子吃三口，下岗工人苦似鸡”（《下岗苦》）等，直面现实，关注民生，不独以性灵为诗，更见肝胆，不仅有乐天之易，更有史迁之愤。

吾国诗教，源远流长，渐渍于人心者至深且巨，而二千余年之诗作，亦世界文学宝贵遗产之一，如能继承发扬旧诗创作传统，亦可培养国人爱国之心志与高尚之情操。蒋君所为诗篇、词章、楹联、赋作，能深悉古作者之用心，而融生活之气息、时代之新意，情韵悠长，愜心贵当。虽其诗作为七言绝句，少于律体、排律、长篇古体；多赠酬、应酬，易使诗沦为羔雁之具、游戏笔墨，然则何谓“戊心”者乎？戊者，天干第五位，亦为正中之位，心居其中，乃为要旨。细读其诗，能窥其用心而想见其人，蒋君高情卓识，追摹风雅，切实“戊心”二字。今《戊心斋吟稿》付梓，吾谓其盖亦汪容甫《与刘端临书》“念他山错攻之义，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之意耶？余之评述，未能尽意，蒋君勉乎哉，岁月飘忽，诗情永存！

薛家庄

□ 张恒强

扬州史可法纪念馆，是个赏梅的好去处。史可法纪念馆又称史公祠，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位于扬州市史可法路南端梅花岭畔，现为3A级景区。史公祠内有飨堂、史公墓、梅花仙馆、遗墨厅、梅花岭、祠堂等景点，其中，梅花岭是扬州重要的人文景观。明万历中，州守吴秀浚河积土成丘，丘上植梅，故名梅花岭。

纵观史公祠，与梅息息相关，两处景点含“梅花”，馆内遍植梅花，尤以梅花岭居多。梅花岭是土石混合的假山，虽为假山，却也颇得真山神韵。山路蜿蜒曲折，山上梅花密布，山下有洞，洞中连有石凳，夏天可用做乘凉。梅花岭畔，池塘、梅亭、梅花仙馆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但是摇船的人多为中老年妇女、男子，总觉得少了点灵气，若是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岂不是更有水乡的韵味？

漫步小镇，渐渐感觉到周庄既具水乡的秀气，又有江南的古韵。镇内的沈厅、张厅、澄虚道院、全福讲寺、双桥、富安桥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庄的古韵不仅仅体现在古色古香的建筑，还在于浓厚的文化底蕴。西晋文学家张翰，唐代诗人刘禹锡、陆龟蒙等人都曾到过周庄，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也曾相聚周庄饮酒赋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可胜数。其实，游览名胜古迹，除了要看它的外表，更重要的是看它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它们的灵魂。

镇内商铺林立，有卖各种美食的，也有卖各种传统工艺品的，还有卖书画作品的，等等，商业气息浓厚，游人如织，人声嘈杂，把小镇的古韵冲淡了许多。

泼

□ 朱延庆

杨朔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文学爱好者非常崇拜的散文大家，他的《泰山极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被选为中学、大学教材，好多青年文学爱好者模仿他的散文写散文，“杨朔散文”似乎成了一个文学模式。他的散文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足迹，本文并不是对他的散文的长短作一评断，而是由他文章中的一个字词引起联想。

杨朔在《三千里江山》中写道：“无穷花开的最旺……长的又泼，随便掐一枝插在泥里，就活了。”又《蓬莱仙境》：“造起防风林，栽上最耐寒的片松、黑松和马尾松，以及生长最泼的刺槐。”这里引用的两节文字中的“泼”，有不论条件、生长力旺盛的意思。

几乎全国各地方言中都有“泼妇”一词，那是指凶悍、不讲道理、肆无忌惮的女人。花、树的生长不讲条件，哪里有土壤，哪里就能茁壮生长，因而人们说它们生长最“泼”，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称作“泼花”“泼树”，这里的“泼”与“泼妇”的“泼”的意思似有相通之处。

在江淮方言中，“泼”还有一种用法。小波今年18岁，读高二，父母在外地打工，他跟奶奶在家，不住校，学校离他家4公里路程，早出晚归。奶奶尽可能地给予他多多关照。家里养了七八只母鸡，下蛋都给他吃；可他吃饭时总是将蛋往奶奶碗里攘，自己埋头吃青菜、扒饭。小波的食量大，奶奶做菜总是一小锅，什么青菜、萝卜、山芋、芋头等他都大口大口地吃，有时盐放少了，有时汤放多了，他都不嫌。每逢节日，奶奶杀只鸡，他总是将鸡肉让给奶奶吃，并对奶奶说：鸡身上凡是软的地方都能吃，鸡骨头的关节处啃得干干净净。

一天，一个住在镇上的同学突然来访，小波留他吃中饭。这天奶奶烩了一大锅青菜，油放得不多，那同学实在难以下咽，动了两筷，吃了半碗饭就说吃饱了。事后，那同学对别人说：小波家的菜简直是猪狗食。小波听到了，一笑置之。有一同学在一旁打抱不平：你看人家小波吃的猪狗食，倒是长得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而你呢，吃得再好，还是又瘦又小。几个同学搂在一起，哈哈大笑。

小波奶奶逢人便夸小波：这孩子懂事，嘴泼，吃东西从不挑食，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捞上一饱了事。

小波的“嘴泼”，其意思是吃东西不讲条件，不论优劣，只要能吃的，能充饥的，好的孬的都吃，填饱肚子就行。

“嘴泼”的反而是“嘴刁”。“嘴泼”不能说成“泼嘴”。有“泼妇”一词，却无“泼夫”一词，这是约定俗成的缘故。“嘴泼”是主谓结构的构词方式，在镇江、扬州、泰州一带常用到。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史公祠与梅花岭

□ 马晓煌

二月底，早春时节，我经过扬州城北，顺便拜访了史公祠。景区内参观者稀少，赏梅却是正当时。腊梅已开始凋谢，梅花正在怒放，红的，白的，粉的，漫步梅花岭，闻着梅花的芬芳，很是陶醉。查寻资料得知，梅花与腊梅是两种完全没有关系的植物。梅花属蔷薇科，腊梅属腊梅科。腊梅花为黄色，初冬开放，而梅花是开在初春，两者相差一个季度。不过，文人墨客和普通游客也许并不会刻意区分，而是将其混为一谈，无妨。用梅来形容史公的品格，再也恰当不过。

只是觉得，作为旅游景点，史公祠的名称是否对梅花岭有所遮蔽呢。外地游客大多没听过梅花岭，大概也不知道史公祠是绝好的赏梅之处。事实上，史公祠并非只是纪念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园林特色和梅文化同样值得游客前来参观。从扩大知名度和吸引更多游客参观的角度而言，纪念馆应该对梅花岭进行宣传，改变大众游客对“史公祠就是纪念史公的祠堂”的印象。

孟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